

城市穿越

阿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城市穿越

阿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城市 / 阿明著. —镇江 :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81130-766-5

I. ①穿… II. ①阿…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2377 号

穿越城市

Chuangyue Chengshi

著 者/阿 明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652 mm×960 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766-5
定 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录

第一辑 随风而至	001
母亲为我织出人生路	003
岁月,让我欢喜让我忧	006
相聚在心	008
印刷厂的那个女孩	010
爱的蜗居	012
爱在厨房	015
家是岁月的叠加	019
今天,女儿十八岁	023
廿年一瞬	026
你是我嗷嗷待哺的孩子	029
你的童年在这里	032
你幼稚的模样	035
目送	038
昨天是今天的乡愁	041
出发	
——写给女儿	044
做父母是一种成长	048
西站,我们的青春站台	052
青春不分享	055
师门问学成追忆	058
诉不尽三十载师生情	
——怀念吴翠芬老师	062
那温暖的笑容	067
永远的系小楼	070



灯下怡然话同学	073
桥	076
假如重做大学新生	079
随风而至	082
那聚集的灯光	084
枉凝眉	
——怀念张希隆政委	086
当时只道是寻常	091
瞬间永别	093
人生因回忆而美丽	095

第二辑 穿越城市	099
漫步在我的清晨	101
穿越城市	104
左岸城东,右岸河西	107
清晨,从卫岗开始	110
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	112
马群的海风	115
马群的阳光	117
我在新街口	120
贯通	123
就这样安心地走着	125
生活的景象处处相似	128
公园和医院	131
一个人的车站	133



头班地铁无座位	135
谢谢你	137
萍聚	139
小 Y 的夜车	142
又见月牙湖	145
被速度掠走的风景	148
让我们慢下来	151
祝你周末快乐	154
我爱春的明媚	158
我爱夏的热烈	161
我爱秋的沉静	164
我爱冬的凛冽	167
2012 年的最后一场雪	169
2014: 爱你一世	172
第三辑 独坐一灯	175
不忘初心	177
独坐一灯深	180
书桌的乡愁	182
岁月静好	184
让我们一起去逃逸	187
常识就是生命	190
清明时节话敬畏	192
凭君莫射南来雁	195
那些并不紧要的事	197



这些东西是真的	199
四个拥有	202
美丽的风景看过便好	204
用数字表达的人生定律	206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	209
丰富自己	212
平常心	214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216
卡萨布兰卡的呼唤	218
浪漫在心	222
爱要有“度”	224
秋以为期	227
宽水中火好婚姻	230
统筹生活统筹爱	232
缘是人生传奇	235
三月五日的遐想	238
逝水年华细斟酌	241
让我们放声歌唱	243
岁月积淀的歌	246
人散后	248
《厨房》：在冰凉中寻找温暖	251
短章亦凝噎，无处话凄凉	256
夜不够长	259

生命的内质说到底不是富贵荣华，不是功名利禄，而仅仅是单纯的时光。不需要任何宏大的理由，仅是这一旦逝去便永不回返的纯净时光，就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乡愁。

——《昨天是今天的乡愁》



母亲为我织出人生路

那天看央视的节目《回声嘹亮》，庞龙正在演唱《家的味道》：“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一针一线连着儿女的暖，一双巧手缝缝补补，织出我一条人生路。”这几句歌词一下攫住了我的心。缝缝补补这样寻常的女红，似乎与人生路这样的大事相隔天壤，可仔细想想，其间又何尝不是有着千针万线的联系呢！

一直到参加工作，我对毛衣的概念都与“买”无关，从小到大，我身上所有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织的。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地编织毛衣，是我童年和少年见惯的景象。常常是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灯下织啊织，不知疲倦，没有停歇。少年的我长得快，家里买不起新毛线，母亲会用旧毛线把袖口和下摆加长。实在穿不下时，母亲会把几件不同颜色的旧毛衣拆了，将毛线洗净晾干，再织出翻新的毛衣。几种颜色交错织就的毛衣居然也十分漂亮，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故意织成的花色，我的小学班主任就常对此赞叹不已。只有我心里知道，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母亲要花费多少心血！贫寒的家境，更会让多少母亲不得不精打细算！织毛衣只是生活的一个缩影，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母亲操劳的事何其多也！没有母亲的辛勤持家，衣食无着的我们怎能健康长大？又能去向何方？我们日后哪怕再辉煌的人生之路，何尝不是母亲针针线线织成的！



参加工作后,经济条件渐渐好转,我添了一些从商店买的毛衣。在有些场合,为了与环境协调,为了与正装搭配,也一定得穿买的毛衣。起先有些不适,慢慢也就习惯了,母亲织的毛衣便大多被带回了老家,母亲拆拆改改,又成了父亲或她自己身上的毛衣。但看得出母亲的不甘,她努力地照着编织书上的式样学,参考店里的款式织,手艺竟越来越好,织的花样越来越多。有一回妻从夫子庙买了一件毛线外套,母亲说太贵,便自己照那样式织了一件,竟然比买的还漂亮,妻还没穿就被女儿占为己有。母亲之所以这样执着,是一直把我们当成长不大的孩子啊!是为了让我们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母亲一直在牵着我们手啊!

尽管我一再让母亲不要为我织毛衣,但她过一段时间总会织一两件毛衣给我,说店里买的再好,也没有自己织的暖和。随着人到中年,做父亲的资历越来越深,我越来越能体会母亲的心情了。再高档的毛衣,再怎么标注羊绒百分百或是羊毛百分百,都可能含有水分,在母亲的眼里,它们都不足以御寒。只有母爱,是永远的百分百啊!永远不掺水分,永远不会虚情假意。懂得了母爱的真谛,儿女的人生路是不是会走得更加脚踏实地?

这些年买的各式各样的毛衣有不少了,但这两年,我让母亲又为我织了好几件,而且冬天都会穿在身上。有半高领,有鸡心领,有开衫,有背心,品种基本全了。看得出母亲的开心,她感觉到了我对她一如既往的依赖。我是想,快到知天命之年的我,身材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而母亲慢慢上了年纪,身体也不好,不能让她多织了,织上这么几件就够我穿一辈子了,母亲的毛衣就会永远与我相依相偎,一直到老迈之时也能为我的枯瘦之躯抵挡寒冷。工作以来,每当我职务晋升时,母亲都会打电话告诫我要好好工作,遵守纪律,让她放心。所以,我还想,在未来的路上,我依然会遇到一些挫折,更会面对一些诱惑。穿着母亲织的毛衣,就会时时想起母亲的爱与教导,挫折面前能有一份转身体憩的笃定,诱惑面前能保持一点工农子弟的本色。



古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说，寻常的缝缝补补里，寄托着一个母亲的所有牵挂。庞龙的这首歌则是说，简单的缝缝补补里，蕴藏着一个母亲的全部希望。古代的母亲担心的是游子迟迟难归，现代的母亲期待的则是儿女能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再漫长的人生路，其实就是由“离家”和“回家”两个画面组成的，年少时我们离乡，年老时我们返乡；奋斗时我们离家，失意时我们回家。“离家”和“回家”这两段路程都需要母爱来支撑啊！穿着母亲亲手织的毛衣，我多想和庞龙一样放声歌唱，因为，无论离家还是回家，我都能幸福地行走在母亲一针一线为我织就的柔软而温暖的生活大道上。

岁月，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些年来，写了不少关于父母和女儿的文字，都不是刻意而为，只是心有所动时任性而发，从来没有想过用怎样的笔法去表达，也没有比较过自己这两类文章的异同。

忽然有一天，有个朋友对我说：我发现你写女儿的文章都是非常欢喜的，而写父母的都带点淡淡的忧愁。为什么呢？我因为自己毫无所察，竟一时语塞。

认真翻检自己的文字，发现朋友说的是对的。我写女儿的文字总是洋溢着欣喜，而写父母的文字总多少带了点凝重。

我又阅读别人的文章，发现多数人写儿女时都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写父母时多含情不自禁的感伤。

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我们一路承领着父母的爱，我们倾力付出着对儿女的爱。同样都是爱，为什么会赋成两种不同的曲调？

我思虑再三，将缘由归于了岁月。是岁月，是时间，让我欢喜让我忧。

儿女从童年走来，我们目睹了他们从孩提向青年的拔节，我们为他们的日益成长而欣喜。时间在他们面前正展开无限美好而广阔的前景，他们在迎接着，我们也在为他们准备着人生中一系列的喜事与盛事。“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他们的成熟，他们的丰



润,掩盖了时间残酷的真相,我们的笔,便随心谱出喜气洋溢的音符。

我们从童年走来,目睹了父母从青年向中年再向老年的递变,我们为父母的日渐衰老而忧愁。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随着他们越来越苍老,我们的忧惧之心远远大于喜悦之心。“父母”是“奉献”的同义词,每当想起他们的含辛茹苦,我们的笔就不由自主地变得凝重。“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他们的白发,他们的沉疴,揭示了时间真正的面目,我们的笔,又怎能欢欣鼓舞地挥洒?

人生究竟是什么?朋友的一问自然引发了我这样更深的自问。我想,不管人们怎样定义人生,人生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现象。人与人的相遇,实质上是时间的相遇。总有一天,时间要把赋予我们的父女、母子、夫妻等关系都一概收回。时间“有情”和“无情”的双重品质,使得从古到今人们对它一直抱有复杂难言的感情。作为大儒的孔子,站在汨汨流淌、一去不返的河水边久久驻足,发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千古一叹。在读着孔子的文字时,我们也许有过浅薄的共鸣。然而,唯有在我们当过儿女、又当过父母,唯有我们在同一时空内目睹着上一代生命逝者如斯地老去、下一代生命不舍昼夜地成长之时,我们才真正对时间的诡秘和神奇有了稍深的认识,对人生的玄奥和轮回有了切身的领会,对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遗墨有了些微的体悟。

岁月成就着一切,岁月销蚀着一切;成就让我们欢喜,销蚀令我们忧惧。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却无法战胜时间;可以拥有一切,却无法拥有时间。爱的两种表达让我醒悟,无论我们自己是否意识到,对于时间流逝的恐惧一直潜藏在我的心头,也一定盘旋在你的心间。那么,忧惧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够抓住点什么?我想,就是从现在起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爱父母、爱爱人、爱孩子、爱朋友。不要等待、珍惜分秒,不避琐屑、想到就做。记住那句广告词——别爱得太迟。

相聚在心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如果按母亲活到80岁、每半年与母亲相见一次计算,这一生能与母亲见面的次数只有40多次了。这么一算,作者不由得心惊肉跳!

乍看之下,我也不免心惊肉跳,我算了一下,我能与母亲相见的次数更少啊!原来以为那么漫长的人生其实很快就会过去,现在看似健康平安的父母其实都在快速走向衰老,可以用许多美丽的形容词来装饰的人生,在数字的定量分析面前,原来是那么空无和短暂!

是的,直白的数字把人生的真相无情地撕给我们看。一个人活到80岁可以算高寿了,然而实际只有三万多天。当人生被定量为三万这个具体的数字时,我们还会觉得它漫长吗?而人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终止,那么,生命的天数就更加少得可怜了。

由这篇文章,我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这些年来与母亲相聚和分别的情景,不免感伤。然而,就在回忆之中,母亲的一句话跃然脑海,我转而释然,心中一下子明亮起来。

那是一个晴好的双休日的上午,我回到老家看母亲。在厨房里,母亲打开水龙头洗菜,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你们在南京,我见不到你们,但你们一直是在我心里的,我每天早晨一睁眼,你们三个人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当时我的眼睛就有点潮湿。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母亲朴实无华的话语,但却蕴



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啊！

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明白，不要太执着于人生的聚散。因为，我们即使天天相见，也总有离散的一天。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在短暂的人生里多创造相聚的机会，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情形，我们一定无法尽遂心意。此时，我们不妨以超脱之心看待人生，告诉自己，即使不能相见，亲人仍在心里；只要在心，便如同相聚。

真的，只要心里有，见与不见又何须嗟叹！心里存着一个人才是真正的相聚。我相信人是有心灵感应的，而心灵的感应可以形成巨大的精神磁场，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深邃丰厚、充满温情。当我们思念着、牵挂着亲人时，他们的影像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也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注视，他们也会在遥远的所在传来对我们的挂念。于是，我们就在这相互牵挂中“相聚”了……

“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总是在我眼前。虽然相隔千里遥远，你却记挂我在心间。”这是一首让我每当重听都非常动情的老歌。不用与日月星辰、高山流水相比，就是与随处可见的百年老树相比，人生真的已短暂得无法再短暂。那么，让我们忘掉那些无情的数字好了，不要让这些数字去破坏我们拥抱当下、抓住此刻的愉悦心情。与其在数字面前感伤，不如抓紧时间去做我们对亲人应该做的事吧！

故乡的母亲，谢谢您的开导，谢谢您的开通，您一直在我心里。

印刷厂的那个女孩

因公考察一个印刷厂，踏进车间的那一瞬，亲切的感情油然而生。因为，20 年前，我正是在印刷厂遇见了那个女孩，印刷厂的一切都熟稔于心。

新单位有个印刷厂，因为给厂长的女儿辅导功课，这位热心的老大姐对我的终身大事格外关心。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厂新来了一批大学生，我觉得某某某不错，你哪天到厂里来看看。于是，有一天，经由大姐的指点，我在门外悄悄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她清秀文静，正专注地校着稿子，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门外有人在偷偷瞅她。多少年过去了，我深深了解到，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事都非常专注、不会轻易分心的人。

不久，又由一次会议作媒介，我和她正式相识，开始了两年的恋爱旅程。印刷厂很辛苦，常常晚间要加班，我就会去陪她。那时候还没有胶印，都是铅印。只见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吃力地搬着沉重的铅版。我要帮忙，她总是不让，说会弄脏衣服。有时我会问她：漂漂亮亮的大学生，干这样的工作觉不觉得委屈？她会沉静地一笑说：不委屈，能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如今，共同生活 18 年了，她淡泊的心态依旧，对生活的要求永远不高，只安分地做着归属自己的平常之事，过着自己选择的平淡生活。

常常走进印刷厂的车间，于是也习惯了厂里的机器声，闻惯了